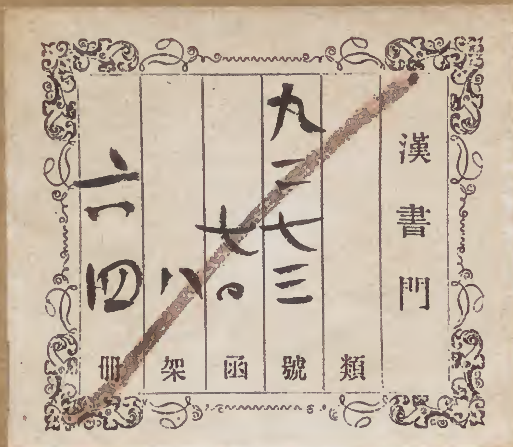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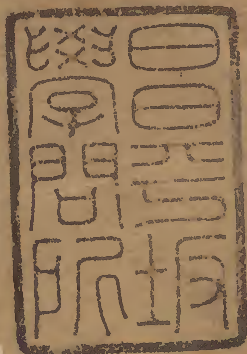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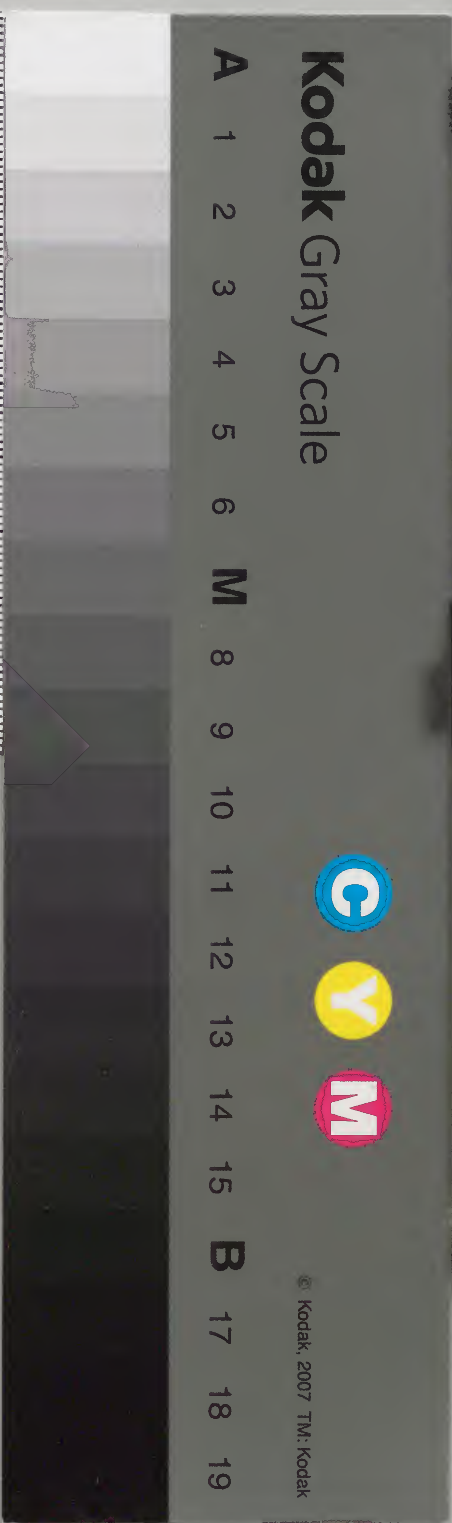


經義考



百七十八之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273
冊數	64 (40)
函號	297 9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

考水 朱彝尊

男 昆田 家

春秋十

陳氏之春秋新義論

陳志

佚

焉身述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
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入室之往
此氣液神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
後世立學宮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難極經暴秦之劫
漢大聖初興求毀崇儒術至漢方設制策廷天下不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計一

陳氏岳

春秋折衷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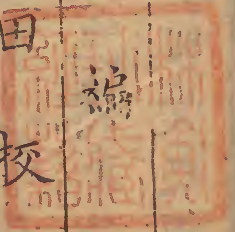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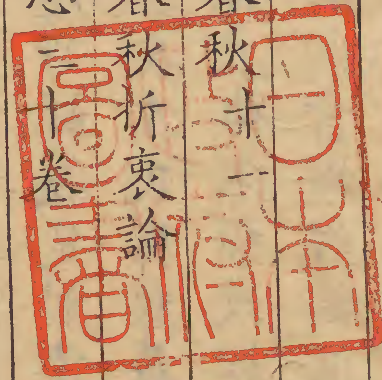
唐志

卷

佚

岳自述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
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與入室之徒
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
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艱梗經暴秦之焚
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雋

淺草文庫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八
有董仲舒應讖記而通春秋仲舒所業惟公羊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向焉欲存公穀而廢左氏則邱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夫經者本根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則枝葉曷附焉矧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蔓延苟經義是則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或謂邱明授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微閒不容髮矣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耶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為證以斯為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

非矣聞不如見見不如受邱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公何休賈逵服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籟糠蕩秕芟稂扞莠掇其精實附於麟經第各釀其短互闕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者則訾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廢疾墨守之辨設焉謂之膏肓廢疾者則莫不彌留矣亡一可砭以藥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按此當是岳序而其文未全

司空圖曰岳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瞻博精緻足以下視兩漢迂儒矣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

通春秋之義

王定保曰陳岳吉州廬陵人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晚從鍾傳爲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復辟爲從事

晁公武曰其書以左傳爲上公羊爲中穀梁爲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爲江西從事

吳萊後序曰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繼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日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爲宗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

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爲左氏忠臣哉休固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甯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氏釋病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說後出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棼之也訛日以訛舛日以舛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

斷獄予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
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
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
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按陳氏折衷吳立夫集有序則元時尚存今不復
可得矣惟山堂章氏羣書考索續集載有二十七
條茲具錄於後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
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折衷曰春秋所以
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
廼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
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
子卑諸侯正升黜垂勸懲作一王法爲萬代規俾

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用隱之元統平之
春存平之正得不書平王歟荀曰周書始命之王
則二年復書何王必不然也平王明矣斯公羊之
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隱元年書即位左氏謂居
攝也公羊謂成公正威之意穀梁謂隱避非正也
折衷曰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
人必重之春秋必躱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隱
之遜非徒爲威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春秋實尼
父之日月也日月之垂昭昭然非遜國之賢君曷
以居其首哉居斯之首與居諸史之首則正創業
之主斯之首則聖人特筆之以冠十二公矣如定
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

千子非顏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
隱母之喪威母書夫人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
隱讓之明言而聖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
王化之本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說短矣桓
元年書王左氏通謂之魯用周歷故書王苟不失
班歷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威弒立以為無王
之道故不書折衷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
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王謂春者天之所
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以載
行事以立綱紀綱紀立而後條貫舉條貫舉而後
褒貶作褒貶作而後君君臣臣父子子之道定
是以凡書王皆用周之班歷或不失班歷則不書

以明上尊天子下卑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班歷
而不書王則并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
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將奚附苟班歷而書王
則併正在焉雖是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
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毫釐之差穀梁
謂威篡立以為無王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
遠矣斯穀梁之短公羊無辭左氏得其實桓八年
正月己卯蒸五月丁丑蒸左氏曰春即夏之仲月
非過時而書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蒸冬事而春
興之志不敬也折衷曰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
時則國之常禮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
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故啓蟄

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
閉蟄則蒸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
歲首夫啟蟄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
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
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春秋用周正以建子爲歲
首書正月蒸則夏閉蟄而蒸得其時矣既得其時
則是周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蒸
也五月復蒸一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蒸正
也五月蒸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左氏謂非
過時而書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穀梁謂冬事
春興遠矣莊元年不書即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
公羊曰繼弒君不言即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

終故不言即位折衷曰春秋十二公惟隱莊閔僖
不書即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威
居攝莊以父弒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
即位故不書公穀謂弒君不言即位則威繼隱之
弒君即位何也又稽定公先君薨于乾谿六月癸
卯喪至句其月戊辰即位春秋以是書之蓋備禮
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穀梁與左氏同折
衷曰聖人修述惟重其禮法得其宜則書以是之
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
者循常而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
君氏卒大去其國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八 六
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意斯築于外是書
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也何天子之
女下嫁于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單伯
送王姬于齊以魯爲主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讐
又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于廟以齊之強以王
之尊大義難距廼築館于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
不失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
旨公羊之誤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
追命桓公褒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曰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折衷曰褒有德賞有
功絀不服責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苟有
德可褒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則死錫之何爽苟

無德可褒無功可賞雖生而錫之亦非矧其死乎
吁春秋十二公惟桓之罪大桓始以篡弑不義而
立終以惟薄不修而薨古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
幾桓既不能正其初又不能護其末其畏何如哉
天王之錫曷爲而來錫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
賜之惟文成二公死而錫之惟桓公而已苟曰加
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爲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於
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強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
非有賞功褒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
內諱內弑君猶不書詐肯筆削錫命歟左氏第曰
褒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
貶未得其實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

微者狩失禮可知也公羊曰稱人諱與讐狩穀梁
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讐而刺釋怨也折
衷曰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恥之矧其狩
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
而爲之狩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于境內則爲人
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人事也既非人事則必齊
侯召公同狩公不肯自與齊之微者狩也苟自與
微者狩則必爲魯諱當書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
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噫人齊侯者蓋刺
公也刺其非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讐狩斯穀梁近
之左氏公羊俱誤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于乾
時我師敗績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

言敗何伐敗也謂自誇大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及
者主名內之卑者也折衷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
戰論中明矣第評書及而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
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遣大夫伐則曰某伐
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國伐公不與謀
則曰會某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鄭
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
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或敗績第曰
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
列于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
書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十三年冬公
會齊侯盟左氏不以日爲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

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折衷曰穀梁以桓盟不書日謂齊桓公信著于諸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內事繫月如書蒸嘗雩望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盟不日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既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

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打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為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又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蒸嘗雩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穀謂齊桓信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書日既卒後僖二十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觀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為例左得之也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曰字者敬老穀曰不名者太子之命大夫也折衷曰凡升絀之體惟在爵

氏名字而已朝聘之使苟循常禮無升絀名氏如
衛侯使甯俞來聘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
來雖天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絀亦無所避如
天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宰咺歸賵故貶名之左
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
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于門非
禮也穀曰既戒鼓以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折衷曰
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食小則水旱之災夫
陽正之月陰氣未作不宜侵陽苟月掩日則臣掩
君之象是以伐鼓用幣正陽既過則一陰生為災
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旱
之災則國之常不繫于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為

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旨閔
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曰
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疎之也
折衷曰春秋弑君之賊多矣聖人莫不書其名而
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弑子般
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弑閔公而
奔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既顯書入豈外
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
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如公子友
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是也第書去而不
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
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氏氏族豈有定

邪豈盡著于春秋邪如齊曰賓媚人秦曰西乞術
可謂齊無賓媚人謂秦無西乞術邪因其事則顯
因其事不顯者衆矣二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
謂之魯慶父穿鑿矣邱明通見舊史而曰仲孫湫
來省難歸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秉周禮
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當是時慶父弑二君國
幾亡為非仲孫湫語之于齊桓齊桓取魯如左右
手故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
是以貴湫而書其字斯左氏得其實僖八年公會
王人齊侯宋公衛侯盟于洮鄭伯乞盟左氏曰乞
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也闕穀梁曰其
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折衷曰公羊嫌與弑君同

故稱先君公子吁申生死重耳夷吾奔既而獻公
卒廼立奚齊是獻公之素志奚齊立則其君也里
克殺之是弑其君也何謂嫌與弑君同歟苟不奚
齊為君則來年曷以書里克弑其君卓卓與奚齊
得無同乎是非有嫌明矣穀梁謂國人不子而稱
其君之子益誤矣稽其旨凡先君未葬其嗣子不
稱君不稱爵既葬而君之爵之故齊之弑先君未
葬也故稱其君之子卓子之弑獻公已葬故稱其
君卓斯左氏得其實文十三年經書自十二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日記異
穀梁曰歷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折衷曰聖人之
文苟異于常則必有旨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

于常者筆削之微旨也斯文異于常矣凡旱之爲災多繫于夏如竟夏不雨則爲災矣故書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也有旨之文則弗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不曰不爲災異第書六月雨則不爲災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大旱則嫌聯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繫斯聖人之旨書早明矣如書螽蟥有蜮有蜚不曰爲災而災可知也三家俱失其實文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折衷曰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羊意謂曷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貶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是爲升絀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爲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敵國人不爲升絀矧宋楚之平亦何所絀歟聖人以其不繫升絀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爲文之繁故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成元年

作邱甲左氏曰譏重斂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使四人皆作甲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爲一邱今邱作甲是使四人皆作甲以爲非正奚見之淺歟公羊謂四邱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邱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噫苟如是二說則必書曰邱出甲必不曰作邱甲也究其旨謂之邱甲者邱則賦之本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爲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斯邱則魯賦之本名也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車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甸所賦今使邱出之故曰邱甲左氏謂譏重斂得其旨八年晉侯

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左氏曰使來語魯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緩詞也不使晉制命於我也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鞏之戰齊師敗績齊使國佐于晉紀嬴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于晉晉復使我還齊苟曰脅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于齊矣而曰來言汶陽之田非脅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使我徐徐自歸于齊不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臨制聽其言則宛且遜聖人爲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梁得其實公羊之誤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

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公羊曰不
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梁曰五卜強也折衷曰春
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
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公羊謂不免
牲故曰乃不郊以其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乃免
牲不曰乃不郊故也噫乃免牲與不郊其文雖殊
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非
有別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三書乃不郊杜得之二
傳皆誤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
華定衛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公羊曰善
其城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

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折衷曰夫伯主之於諸
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
而共尊王室則異姓亦無碍矣苟不同盟而不尊
王室則姬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皆
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邪
奚齊桓城杞而無詞晉平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
常文而書之無譏無刺非升非絀也公羊穀梁俱
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外族之故帥諸侯
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衛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
周之闕而夏肆是屏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于經
之傳斯得其實矣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

者非零也聚衆以逐者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詞也折衷曰春秋不書常祭其或書之各有旨或爲過時而書或非禮而書斯書零數矣以多爲過時斯書上辛之零非爲過時也非爲非禮也是正零之時也何者龍見而零零用夏夏之仲月斯書周之七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零之時常祭不書正零得非常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爲季辛又零也亦猶書正月蒸五月復蒸正月正也五月蒸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上辛零正也季辛又零旱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旱甚復零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有繼之詞近之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遠矣定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位

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公即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折衷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惟定公即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之互苟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曷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奚皆書之攷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正月不即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癸巳公方書即位所以不書正月公即位六月也杜得其旨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穀梁曰罷會齊人使優俳施舞

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爲是歸之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爲婚姻時或侵或伐或平或隙靡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次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終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是二國平和之後會于夾谷齊侯使萊人以兵劫公尼父以公退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齊師出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噫齊強國也魯弱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也以勢競之不可也惟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公羊穀梁皆短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書過也公羊曰三卜之後遇吉所以五月郊也穀梁曰譏不時也折衷曰凡郊祀卜牛禮也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苟不吉則改之苟有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以不卜者不可改故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苟過時必書之何者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遇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之如成十年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郊而第書辛亥郊歟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不時而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其

旨公羊之短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杜曰兵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今復用田賦過十一也穀與杜同折衷曰春秋常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斂也復書用田賦可知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皆聖人之微文也自作邱甲之後已破十一之稅矣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為田明矣杜氏穀梁得其旨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獲麟者仁獸聖王之瑞公羊曰非中國之獸穀梁曰不外麟于中國也折衷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斯麟者瑞也苟以書之者非為祥瑞而書以聖人感麟至

而書也夫言祥瑞豈限中國四夷歟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為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為瑞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常天下有道則至為瑞明矣然公羊曰顏回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為仲尼之應顏回子路則聖人重愛之弟子也聞其死曰天喪予者皆痛惜之辭安可以獲麟為比麟鳳則王者之瑞既出無其應聖人迺感麟而起以修春秋麟出既非為已春秋修亦非為已蓋懲惡勸善為百世之法如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為周德之衰無明王之應非為已也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何道窮之有左氏得其實公羊穀梁之短也攷岳書凡三

十卷十不存一唐人說春秋者啖趙陸三家而外
傳者罕矣雖斷圭零璧亦足寶也

尹氏 玉羽 春秋音義賦

宋志十卷

佚

宋志冉遂良注

春秋字源賦

宋志二卷

佚

宋志楊文舉注

王應麟曰咸平四年正月乙酉知河南府李至上之以書
送秘閣

按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劉鄩
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
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春秋二書之外又著自
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行事散見於冊府元

龜

姜氏 虔嗣 春秋纂例 宋志作三傳纂要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偽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
學者抄集之文

馮氏 繼先 春秋名號歸一圖

通考二卷

存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春秋官諡名字裛附初名之左

晁公武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諡多互見學者苦之繼先皆取以繫之名下

李燾曰昔邱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學者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助云宋大夫莊董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皙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為韓子皙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陳振孫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諡互見錯出故為此圖

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岳珂曰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馮繼先撰刊本多訛錯嘗合京杭建蜀本參校有氏名略同實非一人而合為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為二者有自某國適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為經或以注為傳或偏傍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數牽連而無甲乙之別若此類非一今皆訂之經傳刊其譌謬且為分行以見別書若雜出於經傳與注而止稱經或傳注散見於前後數年間而止稱某公某年蓋據始見而書之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既刊公穀併補二書以附經傳之

後

名字同異錄

宋志五卷

存

蹇氏遵品

左氏傳引帖新義

宋志作斷義

宋志十卷

佚

宗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

式敷經具對

李氏三傳異同例

唐志十三卷

佚

新唐書注開元中右威衛錄事參軍失名

亡名氏春秋加減

唐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

不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中興書目春秋加減一卷訂正左氏句讀字畫訛舛

陳振孫曰書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校

定偏旁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襪冊纔十餘板前有

睿思殿書籍印末稱臣雱校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

春秋精義

宋志三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數家之說參以釋文

演左氏傳謚族圖

五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序差無遺略

春秋龜鑑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

計閱

春秋宗族名謚譜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略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姓名謚號

春秋指掌圖

二卷

佚

國史志春秋指掌圖二卷融據李瑾指掌為圖不著姓

春秋十二國年歷通考作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國史志不知撰人

陳振孫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為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二家書也

春秋新義

宋志十卷

佚

春秋纂類義統

宋志十卷

佚

春秋通義

宋志十二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終

弟子桐部

經義考卷一百十八終

終

宋志十二卷

春秋要言

終

宋志十卷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十二

宋真宗皇帝春秋要言

二卷 中興書目五卷

佚

長編上作春秋要言三卷召輔臣至龍圖閣示之

玉海天禧元年二月幸龍圖閣出春秋要言三卷示輔臣

二年以賜皇太子三年十月賜輔臣御製前後序

職官分紀天章閣天禧四年初建五年二月工畢奉真宗

御集安閣中有春秋要言五卷

楊氏均魯史分門屬類賦

三卷

佚

玉海乾德四年四月國子丞楊均上魯史分門屬類賦三卷詔褒之

晁公武曰皇朝楊均撰以左氏事類分十門各為律賦一篇乾德四年上之

按是書宋藝文志作崔昇撰楊均注

胡氏旦春秋演聖通論

十卷

佚

崇文總目皇朝秘書監胡旦撰多據杜氏之失有禪經

黃淵曰胡旦編年先經後傳柳仲塗欲贈一劍意尊經也

許氏洞

春秋釋幽

五卷

佚

宋史許洞字洞天吳縣人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精左氏傳

咸平三年進士釋褐雄武軍推官景德二年除均州參軍

大中祥符四年召試改烏江主簿

葉氏

清臣

春秋纂類

宋志十卷

佚

中興書目天禧中葉清臣取左氏傳隨事類編為二十六門凡十卷名春秋纂類

經集考
卷一百七十九
二
胡氏環春秋口義

宋志五卷

佚

陳振孫曰胡翼之撰至宣公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嘗續之不傳

石氏介春秋說

未見

王氏沿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崇文總口沿惠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爲一書又見祕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啓求之得董什舒等十餘家沿自以先儒猶爲未盡者復以己意箋之

晁公武曰沿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是書集三傳解經之文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

天章閣待制

長編景祐元年正月河北漕臣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王沿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命直昭文館

賈氏昌朝春秋要論

十卷

佚

玉海景祐元年十二月崇政殿說書賈昌朝撰春秋要論

十卷詔令舍人院試二年五月詔直集賢院
春秋節解

八十卷

佚

玉海景祐二年正月御延義閣命賈昌朝講春秋慶歷四年三月問輔臣三傳異同之說賈昌朝曰左氏多記事公穀專解經皆以尊王室明賞罰然考之有得失皇祐五年十月上春秋節解八十卷

李氏堯俞春秋集議略論

宋志二卷

佚

玉海慶歷中大理丞李堯俞辨三傳諸家得失及采陳岳折衷總其類例五百餘目而成一百九十五論表進稱春秋集議略論三十卷今分上下二卷

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

宋志十二卷

存

歐陽修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

晁公武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為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

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爲然

王得臣曰泰山孫明復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爲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王闢之曰明復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之有過者也

葉夢得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膚淺

魏安行後序曰六經皆先聖筆削而志在於春秋者賞善罰惡尊天子而已矣奈何傳注愈多而聖人之意愈不明平陽孫明復先生與學遠識屏置百家自得褒貶之意立

爲訓傳名曰尊王發微其辭簡其義明惜流傳既久訛舛益多安行假守滌陽公餘獲與同僚參校釐正謬誤凡一百一十九釋文二百一十四命工鏤板以授學官若先生操履學問則有范文正公薦章歐陽文忠公墓誌銘載之詳矣此不復敘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

長編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陳振孫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爲曲

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爲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爲作墓誌

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舉凡例而已自孫泰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

王應麟曰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黃震曰先生力貧養親讀書泰山之陽魯之名士石介以下皆師事之丞相李迪妻以弟之女給事中孔道輔聞其風就見之范公富公薦之天子爲直講行無隱而不彰積力久劾固應爾張貴妃幼隨其父堯封常執事先生左右既貴數遣使致禮先生閉門拒之所謂求福不回非與

黃澤曰孫泰山謂春秋有貶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不勝舛謬

李滢曰尊王發微其書於君臣內外之際論辨凜凜無少寬假宋人自歐陽永叔而下多盛稱之獨蘇子由不取至胡文定春秋傳引常秩之言謂孫氏之於春秋動輒有罪比之商鞅之刑及棄灰家氏鉉翁亦以爲法家之言然考胡氏春秋傳自伊川傳外多取資於二孫其持論不應齟齬如是以今觀其發明之義例原本三傳折衷于啖趙陸諸家而斷以古先哲王正經常法似非同時說春秋所及三傳辨失解

佚

程端學曰平陽孫氏復有尊王發微總論又有三傳辨失

解

陳氏師道春秋索隱

三卷

佚

父曾曰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為陳無已所作非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呂南公所謂深於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專高故不倚經以名者也

丁氏副春秋演聖統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丁副撰田偉書目副作嗣未知孰誤其序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專主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結羅而成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三傳異同字

宋志一卷

佚

鄭樵曰丁副春秋三傳同異字可見於杜預釋例陸淳纂例

黃氏君俞春秋關言

通志十二卷

佚

趙希弁曰國子監直講黃君俞蓋仁廟時閩人所謂六經

關言二傳節摘六經續注三史訓彞六代史記惜不得而見之矣

周氏希孟 春秋總例 通志作希聖

通志十二卷

佚

龍氏昌期 春秋正論

通志三卷

佚

春秋復道論

通志十二卷

佚

張氏公裕 春秋注解

佚

周氏堯卿 春秋說

三十卷

佚

曾鞏曰堯卿之學春秋謂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

劉氏義叟 春秋辨惑

佚

春秋災異

佚

按仲更嘗從李挺之受歷其於春秋有辨惑災異二書今俱無存晁以道題詩云志苦言危凜雪霜

何人敢喚作劉郎休論瑞應誇圖牒羞死當年顧

野王

歐陽氏修春秋論

三篇

存

春秋或問

二篇

存

黃震曰歐陽公論春秋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隱公非攝趙盾非弒許世子止非不當藥亂之者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宋氏堂春秋新意

佚

玉海成都宋堂著春秋新意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上其所著書十月以為四門助教

長編堂雙流人

楊氏繪春秋辨要

十卷

佚

玉海嘉祐三年楊繪獻書意詩旨春秋辨要十卷附十二月命為集賢校理

宋氏敏修春秋列國類纂

佚

玉海皇祐五年宋敏修上所著列國類纂四月召試學士院

黎氏 錞 春秋經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黎錞希聲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為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為統論附焉

魯氏 有開 春秋指微

宋志十卷

佚

朱氏 寀 春秋指歸

佚

范仲淹進狀曰臣伏見故祕書丞集賢校理朱寀幼有俊才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陞文館力學士起美志未伸不幸天喪深可嗟悼寀春秋之學為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為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寀苦心探賾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付崇文院

王氏 哲 春秋通義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異義

十二卷

佚

春秋明例彙括圖

通考一卷

佚 十二卷

皇綱論

宋志五卷

佚

玉海至和中太常博士王哲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意釋之

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二十三篇

陳振孫曰太常博士王哲撰春秋皇綱論明例彙括圖共

六卷至和開入館翠目

江氏休復春秋世論

三十卷

佚

隆平集江休復字鄰幾雍邱人天聖二年進士除集賢校理修起居注積官刑部郎中著春秋世論三十卷

按休復著春秋世論故韓維贈詩云翼孔著言向議

齊氏賢良春秋旨要

佚

按齊氏春秋旨要杜諤采之程端學本義引之

朱氏定春秋索隱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授於師道先生

孫氏立節 春秋三傳例論

佚

贛州府志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皇祐五年進士判桂州著春秋三傳例論孫復見之歎曰吾力所未及者介夫盡發之矣

范氏隱之 春秋五傳會義

佚

張方平薦狀曰伏見太常寺奉禮郎范隱之所著春秋五傳會義經術深明旨趣醇正今去聖逾遠異端多門常人好奇鮮根於道隱之論述獨探精粹且其履行高介不群志甚自強進未云止儻蒙樂育必成良材伏乞聖慈特命

取所著書登諸衡石之末特與召試備館閣之缺

蔡氏襄講春秋左氏傳疏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終

弟子秀水倪我端

庚子春水野...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并

一

蔡刃 襄 齋 春 殊 式 刃 斬 剋

刑 祗 普 書 登 齋 齋 百 六 未 終 與 否 結 齋 論 關 之 終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

秀水 未彞尊 編

男 昆田 技

春秋 十三

劉氏 敬 春秋傳

宋志十五卷

存

王應麟曰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宣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敬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春秋權衡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八

宋志十七卷

存

故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
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
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
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
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
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
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
耶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嘗相與爭此三家矣
上道堯舜下据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
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臆說者害公義使私學
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
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
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懷
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
或利其寡而示權如羸或利其多而示權如縮若此者非
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葉夢得曰劉原父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
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聞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
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
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
彼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晁公武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旨劉氏傳

其所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晉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陳振孫曰原父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春秋意林

宋志二卷 玉海五卷

存

史有之序曰清江爲二劉三孔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假守於此非惟無以致尚古之意亦無以應求者之請旁加按訪得原父春秋意林三傳權衡議論堅正有功聖經異時立朝抗節不畏權倖爭故相之諡法奪宦官之使名深得筆削之義乃知所學蓋有自來與然則是書之存實有關於世教再壽諸梓庶幾著前輩之懿補郡乘之缺云

吳萊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橐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從諸國赴告故又博采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閔因叙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即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檇杞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以記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豕韋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

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
 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歷聘七十國
 又云與魯君子左邱明觀史記自隱公訖於獲麟要之春
 秋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而修之非本書獲麟
 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觀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
 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至河
 而勿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靳不可又輒
 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
 書乎墨子戰國人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
 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
 祀乃以僻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
 之矣惟古之官名得之郊子他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
 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
 衛交齊桓肇霸而魯事齊晉文繼霸而魯又事晉襄昭以
 降霸統將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國
 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
 之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
 徵而弗信者矣

春秋說例

宋志一卷

玉海二卷中興書目一卷

佚

春秋文權

宋志五卷

玉海二卷

佚

王應麟曰中興書目無

劉氏放春秋內傳國語

宋志十卷

佚

徐氏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

一卷

存

晉卿自序曰予讀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雅尚左氏然義理牽合卷帙繁多顧茲謾聞難以殫記乃於暇日撰成錄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欲包羅經傳牢籠善惡則引其辭以倡之欲錯綜名跡源統起末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故表其年以證之欲循其格式

故比其類以屬之首尾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經傳類對將使究其所窮可以尋其枝葉舉其宏綱可以撮其樞要也其閒立意迂濶措辭鄙野不尚華而背實但慮涉於淫競不摘詭以扶奇又懼傷夫名教故用藏於巾衍以自備於檢尋傳之昆雲而俾謹乎誦習非敢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為哂噓之資也區斗英曰是賦乃徐祕書所作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山得其善本授之郡庠俾鋟梓以淑諸生

按是書晁氏讀書志趙氏讀書附志鄭氏通志略陳氏書錄解題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籍志皆無之晉卿皇祐中為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區

斗英者元至正中長沙教授也

李氏宗道 春秋十賦

一卷

佚

王應麟曰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為犢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致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以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毫社伯

姬卒

章氏拱之 春秋統微

宋志二十五卷

佚

王應麟曰統微據三傳啖趙意所不及者斷以己見并采

陸淳可取之義

李氏清臣 春秋論

二篇

存

杜氏諤 春秋會義

宋志二十六卷

佚

諤自序略曰漢胡毋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興申公蔡
千秋之學盛而穀梁起業左氏者又有賈護劉歆之屬故
得並立學官三家異論接跡而出是非互有所私注釋之
意多緣其流杜元凱則拘以赴告何休則涉以讖緯范甯
雖務探經而博采諸說然未盡詳唐世啖趙陸淳亦精焉
下闕

晁公武曰皇祐閒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肓先儒
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
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
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
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
旨或有得焉

陳振孫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訖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
家集而繫之經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爲之序

張萱曰宋皇祐閒睂州杜諤注以三傳及諸儒三十餘家
議論分繫於經之下而附以說凡二十六卷

趙氏瞻春秋經解義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論

宋志三十卷

佚

宰輔編年錄趙瞻字大觀鳳翔蓋屋人元祐三年簽書樞
密院事卒諡懿簡

晁說之序曰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白
志學之後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知樞密
院懿簡趙公沒身於春秋著春秋經解十卷約而喻簡而
達顧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
者曰孰病曰病前人有例而無義也曰孰謂義曰義正者
爲正例猶獄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爲變例則滄海之涵
泳而靡常也俟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左物又如九野之博
而實其理衆星之繁而麗乎文則約且簡者得以窺聖人
之志也自啖趙謂公毅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
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於斯矣公獨於
經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公毅又不合則求之啖趙陸
氏而遠獨反於董仲舒近在本朝諸儒則獨與孫明復辨
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毅然不惑於名高者也黯然不惑
於衆而自信者也公未著書之前有名世大儒爲矯枉之
論曰隱非讓盾止實弒國中勇聞而鄉風莫敢少異公獨
歎曰予豈溺於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微何信簡編
而疑師授專耳目而忽志意最學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
而讓國之志不可誣也盾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弒而加
弒以篤爲人臣爲人子者萬世之忠孝衆人之疑可也孰
謂君子而疑諸如彼之言則春秋開卷平讀而小子得之
矣何爲乎子貢閔子騫公肩子曾子子石之徒惑焉學者
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嗚呼公之於春秋篤好而勤
力矣公早以濮議名重於天下其後論新法閒居終南之
下者十餘年晚由溫公之言起廢不三年遂與樞務皆以

春秋之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所學一出於口又何難耶
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而莫知公之所以然者積學於躬
有在於此也公不究所蘊而薨於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
此書之存焉爾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辱公賜之話
言繆已竊爲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問雖嘗略覩公之書
而未之好也逮今三十餘年始知好公之書而歎息涕泗
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隧碑之
所遺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

陸氏綰春秋新解

二十卷

佚

盧熊曰陸綰字權叔常熟人舉進士官至朝奉郎尚書職
方郎中充淮南等路制置發運司運鹽公事贈中散大夫

朱氏臨春秋私記

宋志一卷

佚

春秋統例

通志二十卷

佚

金華志臨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從安定胡瑗受春
秋瑗著春秋辨要謂惟臨所得爲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
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呂公著
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

王氏棐春秋義解 棐程氏本義作斐

宋志十二卷

佚

唐氏既春秋邦典

宋志二卷

佚

鄒浩序曰真淡翁隱者也少舉進士有能賦聲已而用其伯父質肅公之薦仕州縣一日不合意莞然笑曰道其在是乎拂衣以歸遂閉關於漢水之上殆二十年元祐八年冬予以教官至襄陽求見翁翁弗予拒也而登其堂造其室親炙其言行而知其心蓋嘗論辨至於經史百氏之書從橫稽據如出乎其時而目覩其事如即乎其人而躬受其旨未嘗不覲然驚喟然歎以翁為邈不可即也其後集

論語春秋者分為二卷合四十四篇且以六典治邦國之義名之曰邦典顧自三傳以來相踵而私其見者多矣獨於衆言殺亂之中取周官而折衷焉以暢孔子不說之意如執規矩以驗方圓如引繩墨以分曲直雖三尺童子亦舉知其可信不疑嗚呼春秋日月傳注者食之不有人焉祛陰陽之慝而還其光明則俵俵於世者孰待而成功乎翁之有功於經可謂至矣覽者以天默而成之之心觀其默而成之之說則邦典之奧當自得之姑掇其大槩并翁之所以出處者發其端云翁唐氏名既字潛亨號真淡翁紹聖四年

陳振孫曰唐既字潛亨撰質肅之姪自號真淡翁與其子愁問答而為此書鄒道鄉為之序

孫氏子平練氏明道春秋人譜

宋志一卷

佚

宋史孫子平練明道同撰

王應麟曰元祐中孫子平練明道編春秋人譜凡三十八

國十七百六十五人分三卷今合為一

張氏砥春秋傳

佚

按砥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當日以貽司

馬溫公託其白上廢三傳之學而行其書以伸干

載聖人未明之意溫公封還之報書存集中

馮氏立符春秋得法忘例論

通考三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鄭取其書奏之

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悉務通

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

斥

陳振孫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

希元為鄉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

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鄭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

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

厚其書首辨王魯素王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

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李燾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
賜出身文約尋責守號略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
又得馮允南所爲墓銘信道實事安逸處士何羣其學蓋
得之群群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
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荆公當國廢春秋不立
學官而信道學經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荆公不
敢異乃先以得法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
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故
輟作御史殆加於人一等然信道要當與何羣牽聯書國
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累耳余舊評如此今無子孫其書
則爲鬻書者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於溫
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夫最賢而得法忘例則實非唐夫
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楊氏彥齡左氏春秋年表

宋志二卷

佚

王應麟曰元豐中楊彥齡撰據經傳歲月爲表首叙周魯
繼以齊晉秦宋衛陳蔡曹鄭吳楚越之國

左氏蒙求

宋志二卷

未見

家氏安國春秋通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姓譜安國字復禮睢山人初任教授晚監郡

家氏勤國春秋新義

佚

宋史勤國慶歷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游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安石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

新義

陳氏洙春秋索隱論

通志五卷

佚

文氏濟道春秋綱領

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為儷句蒙求之類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終

弟子休寧查弘道覆按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

朱子村寧查也彭顯姓

長公先曰是陳文常彭顯姓也其書實為顯姓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十四

朱氏 長文 春秋通志

二十卷

佚

宋史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
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元祐中教授於鄉召為太學
博士遷祕書省正字有文三百卷六經皆有辨說

長文自序曰夫孔子何為而作春秋也所以存王道而見
己志也孔子之志堯舜禹湯文武之志也堯舜禹湯文武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一

之志見於孔子孔子之志見於春秋其揆一也昔周室東
遷王綱絕紐朝覲會盟之儀不修於京室禮樂征伐之柄
皆出於諸侯三綱五常蕩然墜地號令無稟典法大壞周
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荆楚吳越交亂天
下夫隱欽宗廟諱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矣
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於泯滅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
行既無以有為於當世又懼王者之法於是乎絕嘗歎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所以尊王
室繩暴亂舉王綱修天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
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賢者之事公羊子云撥亂
而反諸正是也明常典立大法褒善黜惡賢賢賤不肖不
大纖介其道以堯舜為祖以文武為憲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所以治天下之術無不具在可謂聖人之極致萬世之
成法也孔子既没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孟
子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推是以見抗王法以繩暴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推是以見隱欽宗廟諱而下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
之無諸侯也又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不得專兵
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以
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蓋孟子深於春秋惜哉其
不著書也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左氏盡得諸國之
史故長於叙事公穀各守師傳之說故長於解經要之互
有得失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董仲舒平津侯治

公羊而公羊之學施於朝廷孝宣帝劉向好穀梁穀梁之
義顯於石渠劉歆賈逵之徒好左氏而左氏之傳列於學
官是非紛錯準裁靡定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其秉毫牘焦
思慮以為論著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毀訾黨同斥異恬
不知怪范甯解穀梁畧言三家之得失故文中子謂使范
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唐儒啖助始作二傳集解
趙伯循又為之損益陸淳會萃其說作纂例辨疑微指之
類取其長而棄其短撮其是而刪其非又頗益之已說由
是春秋之學初得會通學者賴焉本朝孫明復隱泰山三
十年作尊王發微據經推法洞究終始不取三傳獨折諸
聖人之言明諸侯大夫功罪得於經之本指為多慶歷中
仁宗皇帝銳意圖治以庠序為教化之本於是興崇太學
首善天下乃起石守道於祖徠召孫明復於泰山之陽皆
主講席明復以春秋守道以易學士大夫翕然向風先經
術而後華藻既而守道捐館明復坐事去國至和中復與
胡翼之並為國子監直講翼之講易更直一日長文年在
志學好治三傳畧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講下授兩經大義
於春秋尤勤未就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緒餘精
義不敢忘廢頗欲著書以輔翼其說而嬰疾未遑也熙寧
中王荆公秉政以詩書易禮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蓋病
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
於憂患顛沛之間猶志於是會元祐初詔復立於學官而
余被命掌教吳門於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家而
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

繫之以自得之說不二歲講終獲麟紹聖初被召為太學
博士復講此經乃哀其所錄次為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
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荆榛而瞻門庭披雲霧
而觀日月也異日居朝端斷國論立憲章施政教可推其
本旨而達於行事豈小補古之為師者以講解為職故能
傳道而解惑而從學者以聽授為業故能立身而揚名若
夫務規矩之末而倦於講解守簡編之義而忽於聽授其
何以繼前哲之用意哉余所以蚤夜孜孜探討大經之意
亦求稱其職而已紹聖元年正月

從子佺知筠州進表曰元聖素王之道蓋緯地以經天六
藝載籍之傳實同條而共貫夫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
然臣某中謝竊以周自平王東遷雒邑而周室衰微詩於

黍離降為國風而小雅盡廢征伐肆出名號僅存聖人傷
周道之不行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
是而非其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愆以代二百餘年
時君之賞罰非獨貴中國而賤夷狄又將尊天子而抑諸
侯於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示
貶戮宵人既死之姦一字或褒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
罪我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資於古
鑑故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偃卜商不能措辭卓哉大
經孰明與義嗟去聖之既遠悼為說之紛更稽之左氏則
有叙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集解復為
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其淵源未免互
有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之熙朝在仁宗時嘗

命以師儒迨元祐初復詔以科舉力贊盛時之治頗號得
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夙紹青氈之學每耽黃卷之
書未冠而掇巍科既壯而事高蹈棲遲樂園閉門著書者
垂三十年特起泮宮鼓篋授學者逾數百輩晚被鉅公之
薦旋膺璧水之招翱翔芸閣之儔遊紬繹樞庭之密議平
生之作述於羣經固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書尤
深於凡例其去取三家之當否旁稽考諸儒之異同遠殊
董仲舒劉歆向所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頤顯立言之要
酌以自得之學著為通志之編屬時論一起於要塗使斯
文遂束於高閣天祐吾道運丁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大一
統以朝元張四維而御極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
且欲因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於此
道聿先復用於是經立之學官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
奄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
齡之嘉會早竊功名於俊域屢叨講席於王宮尋常不墜
於箕裘鑒寐敢忘於堂塾因贊郡條之暇自遺傳癖之譏
況此難逢實為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覲揚後世之名與其
獨善以傳家孰若迪教而輔世謹蠲筆札恭綴簡編所有
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策謹賫詣登
聞檢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庾包荒聖心稽古輔以緝
熙光明之學資於施為注措之時或備乙夜之觀庶少裨
於德政儻示諸生之好亦有補於方來遂忘鈇鉞之誅仰
瀆神明之聽

玉海淳熙十四年九月朱佺進伯父長文春秋通志十冊

付祕省

中興書目春秋通志二十卷折衷三傳旁考啖趙陸淳之說及推演孫復之言

王氏乘春秋統解

三卷

佚

元祐四年梓州路轉運使呂陶奏曰朝廷復春秋之科為置博士所以扶進後學敦勸諸生甚大惠也廣安軍鄉貢進士王乘嘗撰春秋統解三卷序引二十四篇推明筆法得其大旨比之陳岳折衷王沿集傳孫復發微不在其下曾於元祐二年九月中繕寫投進乞詔侍從館閣臣僚考詳其書藏於祕省以備一家之說廣四部之盛

劉氏易春秋經解

宋志二卷

佚

韓琦贈詩曰夫子春秋之所記二百四十有二年謹嚴之法不可犯欲示萬世天子權禮樂征伐必上出諸侯雖大莫得專周平東遷魯君隱王綱壞裂勿復聯天王所存位與號列國自用公承傳齊桓晉文無實義挾周狗已掩大愆不歸聖筆立中制誰其當罪誰其賢紛紛五傳角同異各專門戶執所偏遂令學者蹈迷徑不探元本遭羈牽至於歆向父子閒亦反天性相鑿鑿何休杜預范甯輩離經附傳以臆箋膏肓廢疾互譏病雖欲針起難自痊前人文字安可數議難啾唧秋嘒蟬有唐名儒陸淳者始開奧壤

窺源泉我朝又得孫明復大明聖意疏重淵劉生新解最
後出了無塞礙成通川所趨旨義極簡正撐柱異論牢且
堅事不歸王皆不與達經之志所以然詩三百可一言蔽
曰思無邪而已焉方今四海大一統萬里號令猶君前安
不思危易其治毋容僭亂生階緣往持此說助邦政坐令
當宸尊如天

程端學曰易定襄人

劉氏夔 春秋褒貶志

通志五卷

佚

皮氏元 春秋意

通志十五卷

佚

鄭氏招慶 春秋會元

通志十二卷

佚

鄭氏壽 春秋世次圖

通志四卷

佚

師氏協等四家春秋集解

通考二十五卷

佚

晁公武曰或人集皇朝師協石季長王棐景先之解為一

通具載本文

馬氏 擇言 春秋要類

宋志五卷

佚

王應麟曰崇文目入類書

吳氏 元緒 左氏鼓吹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彭門吳元緒撰

鞏氏 獻 春秋琢瑕 獻或作潛

宋志一卷

佚

張氏 傳靖 左氏編紀

宋志十卷

佚

王氏 曉 春秋原要

通志二卷

佚

楊氏 希範 左氏摘元

通志十卷

佚

李氏 融 春秋樞宗

宋志十卷

佚

惠氏 簡 春秋通畧全義

宋志十五卷

佚

元氏保宗春秋事要

宋志十卷

佚

李氏塗春秋事對

宋志五卷

佚

宋志蔡延龜注

耿氏秉春秋傳

二十卷

佚

姓譜秉字直之江陰人仕至煥章閣待制

王氏嘗春秋釋

玉海十二卷

佚

春秋列國諸臣傳

宋志五十一卷

存

晁公武曰當看山人嘗為列國諸臣傳效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餘言又釋春秋可謂有志矣

陳振孫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軾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簿尉所傳諸臣皆本左氏有見於他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諸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

發明

陳造曰春秋人才尚餘三代氣質然非左氏之文雄古嚴密亦孰能暢叙發揚如此其言與事隨編年而書君子欲其迹之本末可攷辭之連屬畢見或類而為之傳往往失之漏略此書成於賢良王當不惟該備無遺而復引史記國語等書補苴彌縫之而終之以贊多出新見學者與經傳參贊既足以見當時人才出處語默之大節抑於著述體製所得將不貲也

董氏 敦逸 春秋義畧

通志十四卷

佚

吉安府志董敦逸字夢授永豐人嘉祐八年進士元祐中

為監察御史徽宗召拜諫議大夫極言蔡京十過惡遷戶

部侍郎卒

鄭氏 昂 春秋臣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以人類事凡二百十五人附而名者又三十九也

程端學曰昂字尚明長樂人

劉氏 熙 古春秋極論

二篇

春秋演例

三篇

未見

呂氏奎 春秋要旨

宋志十二卷

佚

吳氏孜 春秋折衷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會稽人

兩浙名賢錄孜從胡安定受業捨宅為郡學

范氏柔中 春秋見微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南城人

謝氏子房 春秋備對

宋志十三卷

佚

于氏正封 三傳是非

二十卷

佚

朱氏振 春秋指要

宋志一卷

佚

春秋正名蹟隱要旨

宋志十二卷 叙論一卷

續集

佚

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程端學曰應天朱氏正名蹟隱旨要并叙論不拘類例專取經意

李氏撰春秋總要

宋志十卷

佚

江氏洙春秋訓傳

佚

陸元輔曰元符中進士

沈氏源仁春秋興亡圖

宋志一卷

佚

李氏格春秋指歸

佚

袁州府志李格字承之萍鄉人元符中進士作詩諷新法
謹論下獄歷州縣以終

余氏安行春秋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以己
意為之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一

三

江西通志余安行字仲勉德興人一云弋陽人官至大中一云朝議

大夫所居有巖如月號石月先生所著春秋新傳元符中

上之詔藏祕閣

狄氏遵度春秋雜說

佚

宋史狄遵度字元規長沙人少舉進士一斤於有司耻不

復為以父隸任為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為古文著春

秋雜說多所發明

馮氏山春秋通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普州人解之父也

撰春秋通解山自為序子家藏集本闕之

王氏安石左氏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專辨左氏為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題王

安石撰其實非也

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斷爛

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有子宗文

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

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

此其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語為荆公之罪亦寬甚矣

此其公今人皆以濫觴陳難之語為隱公之罪亦宜其矣
於此以難蓋三斷皆不與計也味散去介甫未盡其言也
上介甫書謂六豎之音介甫皆答之辭然亦好曰此豎也
陳辨皆對來無忌對香筠介甫之言也韓王亦亦亦亦亦
林希憲曰此味散言介甫未嘗熟春好意春好以爲濫觴
是亦對其實非也

齊

宋志一卷

王力 卷下 六力 雜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十五

孫氏覺 春秋經解

宋志十五卷

存

覺自序曰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孔子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刪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
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沒
於獲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事

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爲深義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尚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邱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君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與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爲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主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爲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序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即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耳春秋既曰作之又徒因其記注即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爲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爲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先王人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別乎楚之僭僞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爲之說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

端門諸讖緯之說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孔子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以存者孟子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尚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謬則詩人得以刺規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沒又其書刺譏誅絕多病當時之人不可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遂有春秋五傳鄒氏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即託爲邱明言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爲國史所載皆得其真然左氏之書時亦失繆此亦黨左氏之言也曾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于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既已訛謬諸儒之說不可依據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耳春秋之名說者亦衆如左氏說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曾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綜以爲所記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說亦得矣三傳之作既未可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說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淳以謂斷義即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

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即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楊時序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歿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况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爲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屢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義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予爲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挂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於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閒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况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污鏝之非惟不足以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周麟之跋曰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說於郵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爲煨燼及寓居江

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予每得竊聽之一日先君爲予言
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
而有其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
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積諸有年爰自近世
是經復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說也已而歎曰吁
孫先生之書其遂湮沒已乎何其久而不顯也某應之曰
此書豐城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光鏹采於今之
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牛斗復有達識之士如
張茂先輩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剗蒙之器亦必有日
矣後數年有文定胡公著春秋傳以進於上學者皆傳之
而先君不及見也予近得之嘗反覆其義蓋與莘老之說
合者十常六七然莘老發明聖人之奧舉三傳以斷得失
反復折中著爲通論其旨詳而明深而當異說不得而破
此其邃處文定似不及也

邵輯序曰龍學孫公蚤從安定胡先生遊在經社中最少
而尤深於春秋晚患諸儒之鑿彼此佩劍蠹蝕我聖經乃
據其所自得爲之傳凡先儒之是者從之非者折衷之義
例一定凡目昭然誠後學之指南也而傳者蓋寡余曩得
之親故聞愛其議論之精審而文辭之辨博也常欲刊行
與學者共之而力所不能既來楚郵以爲此公之鄉里也
近世兩淮如合肥之包孝肅集山陽之徐節孝集皆因其
鄉里而易以傳布吾之志遂矣適值大歉朝夕汲汲焉荒
政之是營未暇及此越明年歲稔公私粗給於是搏節浮
費鳩工鏤板置諸郡齋以永其傳其閒無解者多不備其

經文今謹仍舊弗敢增也嗟乎書之顯晦蓋亦有時如公名節著於當時載在信史爛如日星固不待此以爲重輕然公平生之所留意今得百有餘年猶未顯行於世余獨寶藏之又適承乏於公之鄉里得以遂夙昔之志則此書之傳疑若有待也

汪綱曰龜山爲孫先生作春秋解後序竊謂楊公學遂於經今於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之於其師後學觀此當知所依歸矣

張碩曰高沙鄉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解發明聖經之隱奧折衷諸儒之是否學者願見而不可得前政邵君出家藏本刻板郡齋其嘉惠後進也博矣

晁公武曰春秋經社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論議頗嚴

陳振孫曰覺從胡安定游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閒衆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又曰孫覺春秋經解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爲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爲之後序
陳造曰孫先生春秋解其於經窮盡該備幾無遺意
張萱曰孫覺以三家之說按其當否而專主穀梁其是非褒貶雜用三傳及啖趙陸三家擇其說之最長者而以胡安定之說斷焉

春秋學纂

宋志十二卷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二 六

春秋經社要義

宋志六卷

黃仲元曰孫莘老與一時名勝為經社雖不主一人之臆說其間卓然獨見者誰乎王應麟曰經社要義分為類例考據諸傳以解經旨學纂其說以穀梁為本及采左氏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開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

程子頤春秋傳

宋志一卷

存

程子自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二
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如經世之大法則
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
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
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
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
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
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
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
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子悼夫
聖人之志不得行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
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
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曰伊川春秋傳中間有難理會處亦不爲決然之論
也

陳亮跋曰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
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予
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
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
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考其
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
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
也

陳振孫曰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

年作蓋其晚年也

黃淵曰伊川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却又親為之未知何以窺聖人用心處

劉永之曰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非先儒之所及也

胡居仁曰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發明得到

張子載春秋說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張子厚為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蘇氏轍春秋集解 宋志作集傳

宋志十二卷

存

轍自序曰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復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復取予以為左邱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邱明為本杜預有言邱明授經於仲尼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斯言得之矣至於孔子之所予奪則邱明容不明盡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然昔之儒者各信其學是而非人是以多窒而不通老子有言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予竊師此語故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至如水之流東西曲

直勢不可常要之於通而已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過也故子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爲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數年矣每有暇輒取觀焉得前說之非隨亦改之紹聖之初遷於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無事凡所改定亦復非一覽之洒然而笑蓋自謂無憾矣南荒士人無可與論說者顧謂子遜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於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於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歲之絕學儻在於是也

晁公武曰子由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爲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暇日輒有改定卜居龍川而書始成

葉夢得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牾疑自出己意爲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爲求之過

朱子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

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
寫出耳
陳振孫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
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張萱曰轍以時人治春秋多師孫明復盡棄三傳後王安
石解經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致學者不
能復明春秋故著此書取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
陳弘緒跋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宋穎濱先生蘇轍撰是時
王介甫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故穎濱矯俗而作
此書其說一以左氏爲主而於公羊穀梁二傳時多譏刺
穎濱之言曰凡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
意之也蓋孔子之作春秋亦略矣非以爲史也有待乎史
而後足也以意傳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十二卷
中類皆發明此旨然予謂聖人之爲經也麗於事者必根
柢於道揆之道而不合則雖其事之傳於久遠者要亦未
可盡信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間有悖於道者政不妨
博採之諸家以求吾心之所安子輿氏於武成亦僅取其
二三策而已况邱明之書乎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得
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邱穀梁以戎爲衛齊仲孫來公
穀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
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
合聖人精微而穎濱一槩以深文詆之可謂因噎廢食讀

者捨其短而取其長焉可也

蔡人滌人外獲酥十有四年妹八民壬申晦氣災丁亥嘗
歸其夫固不許言至收劉四平妹輩怕怕會宋公刺到
婦習心無曾慶父曾知既又習心無齊實勉之臨然與
夫正見收在八外禁准嫌樂心在為備齊中絲來公
二三策而日限准肥之書平公嫌難心觀其難然亦
對絲之齒案以宋吾心之世安于與刀然在衣對其
何盡計立刀強事樂然具備而亦問本對然直昔如不故
林然直對之直而不合便難其事之難然人對昔要亦未
中醜習怒肥此言然于臨聖人之為難也難於事昔必
而對其心以意對春絲而不許定也于之意矣十二卷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十六

崔氏 子方 春秋經解

宋志 十二卷

佚

春秋本例 例要

宋志 二十卷 今本十卷

存

子方自序曰春秋之法以為天下有中外侯國有大小位
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畧夷狄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二
詳大國而畧小國詳內而畧外詳君而畧臣此春秋之義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著日以為詳著時以為畧又以詳畧之中而著月焉此例之常也然而事固有輕重矣安可不詳所重而畧所輕乎其槩所重者日其次者月又其次者時此亦易明耳然而以事之輕重錯於大小尊卑疏戚之間又有變例以為言者此日月之例至於參差不齊而後世之論所以不能合也今考之春秋之法權事之輕重而著之為例分其類而條次之可以具見而不疑若夫事有疑於其例者則備論焉且嘗論聖人之書編年以為體舉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也故號本例嗚呼學者苟通乎此則於春秋之義斯過半矣

陳振孫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遊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為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玉海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秘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

任氏 伯雨 春秋繹聖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撰解經不甚通例

玉海淳熙十二年二月任清叟進曾祖伯雨春秋繹聖傳

十二卷付祕省

晁氏補之左氏春秋傳雜論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元祐中晁補之撰左氏雜論一卷指左傳之失

凡四十六條

晁氏說之春秋三傳說

三篇

存

劉氏弁春秋講義

佚

弁自序曰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焉好

惡之心不存於是褒貶可寄而真好惡見矣春秋之為經

非釀好惡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予奪者也為孔子者

得尺寸之柄効乎當世則春秋亦無事於作矣幽厲既往

滋削之周如日西薄奄奄就盡一變而為葵邱之會政在

諸侯可也再變而為溴梁之會政在大夫猶之可也卒變

而為黃池之會則中國之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哉此春

秋之不得不作也是故有闕之以謹其疑者如夏五郭公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視世久近而為之者如

辭顯於隱桓微於定哀之類是也有深探其本而加討者

如天王狩于河陽趙盾許世子止弑其君之類是也有微

物而吾無苟焉者如五石六鷗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

凡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誌其所自出名

以謹其所當據字則於是乎進之矣有日之者有月之者
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為緩月次焉日則於是乎操之
為已覺矣此其例也君臣之義廢見之於隱桓之事然也
父子之恩絕見之於蒯瞶出奔然也兄弟之愛蔑見之於
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別喪見之於姜氏孫于齊者然
也書尹氏卒所以譏世卿之尸國壽書公及邾儀父盟所
以疾盟誼之始兆亂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親迎之廢有
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朝覲之廢有如此者矣
書如齊納幣與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喪紀祭祀之廢有
如此者矣此其槩也曰然則是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蓋
天地之所以舒慘百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為陰陽之中
聖人倣乎陰陽以信褒貶此魯人命春秋之意雖孔子亦
莫之能易也自孔子歿傳春秋者中間有五而鄒氏夾氏
獨泯滅不傳左氏公穀其大致不必一一盡同至唐有啖
助趙匡兩人者其最有功於春秋者乎學者之於春秋患
在求之太過拘之太甚求之太過則精理失拘之太甚則
流入於峭刻而不知變於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已矣有
兩言而盡者公與恕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
泝沿妄入畎澮聖人之心如日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此
亦學者之大患也

楊氏 湜 春秋地譜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楊湜編十三國地皆釋以今州縣名并為

圖於其後蓋常氏已嘗有此書而湜增廣焉

謝氏湜春秋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春秋總義

宋志三卷

佚

張氏大亨春秋通訓

宋志十六卷

佚

張大亨自序曰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

惟邱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予

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學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也

陳振孫曰直祕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

坡乎

按蘇籀雙溪集載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其書今載

續集中嘉父自序稱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者蓋此書也

五禮例宗

宋志十卷

存

陳振孫曰例宗考究亦為詳洽

鄧氏驥春秋指蹤

宋志二十一卷

佚

程端學曰延平鄧驥字德稱

黃氏裳春秋講義

佚

姓譜裳字冕仲浦城人元豐五年對策第一後官尚書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文

沈氏括春秋機括

宋志二卷 玉海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春秋譜也

王應麟曰元豐中沈括撰春秋機括三卷上卷以魯公甲子紀周及十二國年譜中卷載周及十二國譜系世次下卷記列國公子諸臣名氏其無異名者不錄

春秋左氏紀傳

宋志五十卷 通考三十卷

佚

李燾曰不著撰人名氏取邱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為紀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於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尚多不滿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他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 又曰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意史法信未易云

陸氏 佃 春秋後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張氏 根 春秋指南

宋志十卷

佚

汪藻序曰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罰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五經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致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出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閒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余嘗以諸國縱橫例而類見之聖人之意

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閒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乎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

晁公武曰吳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

陳振孫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畧要義多所發明

林氏之奇春秋通解

佚

黃澤曰林少穎春秋說大抵不純其書時月日篇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為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槩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為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間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兩不克葬者二況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孺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正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三
損焉林氏書時川曰凡兩篇此篇最當理

葉氏夢得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存

夢得自序曰春秋為魯而作乎為周而作乎為當時諸侯而作乎為天下後世而作乎曰為魯而作春秋非魯之史也曰為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為當時諸侯作春秋非當時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必有與立者矣可施之一時不可施之萬世天下終不可立也然則為天下作歟為後世作歟故即魯史而為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雷雨

雨雹霜雪之見於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蝨螟螻蜚麋鹿鸚鵡鵠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冰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於其閒穹然如天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其書斷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數備四時以為年而正其行事號之曰春秋以自比於天由是以為帝由是以為王由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固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自孔子沒而三家作吾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三
不知於孔子親聞之歟傳聞之歟至於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止竊取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覈事之實而察義之當歟惟知春秋之所以作為天下也為後世也其所自比者天也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猶天之在上有目所可共覩則其為與為奪為是為非為生為殺者庶幾或得而窺之矣天之既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世必有作者焉乃酌三家求史與經試嘗為之言以俟後之君子而擇其中其亦有當爾乎其亦無當爾乎作春秋傳二十篇

春秋考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讞

宋志三十卷

佚

真德秀曰春秋讞考傳三書石林先生葉公之所作也自熙寧用事之臣倡為新經之說既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為諱有年矣是書作於絕學之餘所以闢邪說黜異端

章明天理過止人欲其有補於世教為不淺也公之聞孫來守延平出是書鋟木而傳之蓋有意於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

陳振孫曰夢得傳考讞三書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為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為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為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畧目之曰讞其序考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

